

外交官苟皓东印象 中

家叫他苟总，我叫他皓总——总觉得日月当空之“皓”，与他给我的艺术印象更贴切一些。

皓总喜欢在发圈后做评论。有一条这样写道：“希望能作为后来者参考，少走弯路”。这可能是他信息发布的意图之一吧。

他算是圈里言论较多的那种人——莫言在演讲中说自己就是因为话太多，所以才取笔名叫莫言。也许，爱说话的人天然算一群。但说话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。那位叫韩敬源的大学教师曾这样描述：一百多位大学校长，无人言一字……“我好像进入了一块墓地里”。看来堂皇天地间，无人言实非吉兆；能言者必有大智慧。

看到他发朋友

圈，有时我会咨询某些未知，他总会作答。有时我也扣两句文字，看到精彩的他会点赞。每当我在朋友圈里发自产的文章，时常能看到他或迟或早的点赞，有时会写评语，如“文笔优美”、“视觉独特”、“跨文化写作”等等。不吝赞誉之辞令人振奋。

他问我出书了没有，我大惭——没有。他说，坚持。“你发的文章我每期都读”，很有思考，“出书时我给你作序”。这使我感到意外而鼓舞，又回过头来读自己的文字，自恋瞬间膨大，夹杂江郎才尽之忧。

我是画画专业出身，写作属于业余，但专业做得颓废，跟这项业余差不多。经他一品藻，我仿佛看到曙光曦微。后来我



皓先生玩写真写意草稿一瞥

还找了一句名人名言为自己对专业不忠实的行径自圆其说：“真正的教育不传授任何知识和技能，却能令人胜任任何学科和职业。”——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·莱文。然而，我总觉得这句话对应于皓总才更为相宜。

我没有做到多少，所谓文化散文刚刚写了两个半，疫情爆发了。于是困居斗室，倚窗观天，内心不由荒草丛生。皓总仿佛成为一种反面的参照。

除了天下大事，皓总的朋友圈里充满了人情烟火味、生活的闲情逸趣和文艺范儿。

老家翻出一张父母母亲几十年前的老照

片，他很高兴，发一条朋友圈；想起了几十年前学生时代的北京朋友，他发一条朋友圈；……

；整理出一沓发黄的信件，他拍发一条朋友圈：“从前的日子变得慢……”

太阳地里凭空下一阵雨，他拍发后，高兴地写下：“好

大一阵太阳雨……”；他发了一组把钞票当书签使用的照片，追评说：“看来要抓紧读书，应该还有好几张大钞藏在别的书里”——按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解读好像不算粗俗；



皓先生讲的十瓣和“弯钩”鸡蛋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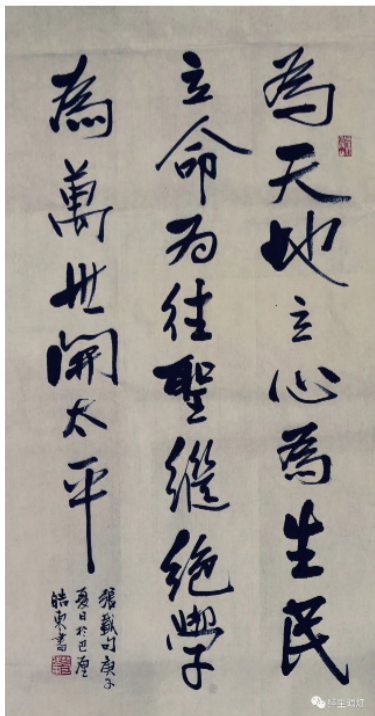
见，但第一次见到花瓣有这种“弯钩”的；十瓣的也极其少见。”——末马靠眼睛吃饭，拍过画过大量的鸡蛋花，却从未注意到什么“弯钩”或是十瓣花。不亦愧乎！

“艺术乃德行的宝库”（巴尔扎克语）。苟皓东做为驻外高级使节，学贯中西，德行天下；中国传统文化造诣尤为深厚，颇具古士大夫之风。当世鲜见。

皓东先生得益于家学渊深。父亲就是一位学养丰厚的书



非洲朋友笔下的皓先生



苟皓东碑学风格书法作品观略



皓先生的摄影：巴厘岛深藏古街，一瞥飞鸿、惊艳无双。南洋or民国？“印尼老杜”评曰：“没进摄影群可惜啦”，深然之